



再刻  
改正

淮南鴻烈解十

□13  
3488  
10



門口13  
號3488  
卷10

改正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漢 河東高誘注



脩務訓

脩勉務趨聖人趨六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  
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為先為術如此此乃可謂為得道之法也吾以  
為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  
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  
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蛇之肉時多疾  
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

舊刊蝮作龍當作蛇音蚌與蚌同字與蛇又步項切音捧與蚌同易說卦離為羸為蚌

文三桂二月鳥

卷十九

原安三郎

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

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立孝慈仁

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

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東方之國陰氣所聚故曰

不親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放讎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

危放棄也讎兜堯佞臣也崇山南極之山三苗蓋謂

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危流共工於

幽州殛鯀於羽山羽山東極之山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

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

舊刊南極上脫崇山二字

舊刊脫梳字  
批作梳誤

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征之舜死蒼梧禹

沐浴靈雨梳櫛節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

疾風為梳批也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鱗

土過者便為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

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乘木平治水土定千八

百國脩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四

循也葉石刊識之四海之內凡萬湯夙興夜寐以致

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

民曰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無

父曰孤孀寡婦也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

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譙責也讓夏桀之罪過也歷

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為之也此五聖者天下之盛王勞形盡慮為

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懈也奉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

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

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多也且夫聖人者不

耻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

窮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昞之河為治也解禱

昞河在秦地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雨故禱之聖

舊刊也作水以下脫身

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悖繆也且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

逸樂其身也逸安也為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

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

以齊之齊等也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

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翼佐也絕國殊俗僻遠幽間之

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能

以為遠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

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所以衣食饑養老弱而

一本齊下有字

動一作勤

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  
 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伯里奚轉鬻管仲，束縛孔子  
 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黔言其突竈不至於溫，歷行諸國，汲汲於行道。  
 也。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耻辱以干世主，非以  
 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  
山為高，不以河為廣，言必踰渡之事治也。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  
 舜黥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  
 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服時不動，思慮不用，事  
 治求贍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

此其本旨

古聖人之有為者，亦得此道，非真一無所為若首之所云也。

政事作事成當作事治聲誤

鳩一作肆

水潦得谷行，水勢東流，人必事而通。禾稼春生，人必  
 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遂成也。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  
 鯨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  
 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  
 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詐也。政事  
 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也。非謂其感而不應，  
 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煖井，以淮灌山，此用已而背自  
 然。故謂之有為。以火煖井，不可以煖井，淮不可以灌山。而若  
 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纂，夏瀆而

有為與無為  
同道

冬、波、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此皆因

之、故、曰、非、吾、所、謂、為、之、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里、也、殊、異、

行、也、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

忘于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

悼之、墨子名、翟、宋、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

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郢、楚都、今、南、郡、江、

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

其苦、衆勞、民頓、兵剄、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

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

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

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

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墨子曰、今公

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

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猶、於是乃

偃兵、輟不攻宋、輟、止、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

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其僕曰、君何為軾文

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

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

文正淮南子卷之六

卷之六

四

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勿軾乎段

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

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

為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尊不肯為之也吾日悠悠慙于影影形子何

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

賢者庾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

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

夫墨子跌跌疾行也踈而趨千里以存楚宋踈趨走也段干

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

喻明上意

舊刊日作曰菲

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

於存國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甔或以盆盂

其方員銳楮毋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

楚燕魏之譌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

殊聲而皆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夷八類夫譌者樂之徵也

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

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

亦大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人性各

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

世俗不知學故不知古之聖不知今之時故以後通論本之當務又不

文正雜南鴻烈評

卷之六

一五

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為人馬

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為人馬

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

自為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蹠翹尾

而走人不能制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也齧効咋

足以嗜雜肌碎骨蹶蹠足以破盧陷匈嗜齧也及

至圍人擾之良御教之擾順也掩以衡扼連以轡

銜則雖歷險超漚弗敢辭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

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

通雅卷四淮南帽憑而為之言旨味憑恃而為之

成仁帽憑而為義帽憑盈滿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

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醜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

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

頰皓齒形夸誇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

施陽文也猶姿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性嗜權

多夸嗚塵蓬蔭除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

嫫母化靡佳也蓬蔭偃也戚施僕也皆醜貌嫫

若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也子有弒

子迪先生曰嗑恐臆字夸音義誤恐奢廣韻哆音捨舊刊塵作摩非嗑朕當作朕朕醜貌蓬除見于詩經及國語偃也戚施亦出于詩經僕



崔鼎刊有作日非

冊策同雖冊一作雖兩

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  
 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爲  
 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  
 以一蹟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待冊綴而  
 行駑馬雖冊綴之不能進爲此不用冊綴而御則愚  
 矣爲良馬能自走不復用錘得駑馬無以行之故曰愚也夫怯夫操利劍擊則  
 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眉淅脇  
 傷幹武士也楚人謂之士爲武摺折也爲此棄干將鑊邪而以手戰則  
 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

則言黃泉之底頂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

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齊麥夏死人

曰夏生生者衆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

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

移者以大氏爲本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氏猶更言其餘星

辰皆西行故曰大氏爲本也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駑駑惡理不

通達胡人性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訛訛輕利急

皆然駑音至言操善趨者謂之訛也訛音抄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

洞而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

曰作日非

通雅卷十八八彩謂八眉尚書大傳堯八眉舜四瞳子云云八者如八字也同一作洞

改正淮南子卷之解

卷之解

七

而至此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八人赤衣光面八彩鬚頰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

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一洞一而言而萬民齊言也齊

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

無舜二瞳子是謂重明

舉言能知人

作事成法出言成

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

參三也漏亢也大通

興利除

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

天下所歸百姓所

親臯陶馬喙是謂至信

喙若馬口出言皆

決獄明白

察於人情禹生於石

禹母脩己感石而出

契生於卵

契母燕卵而生契

史皇產而能書

史皇蒼頡生

著書故曰史皇

拜左臂脩而善射

若此九賢者千歲而

皇或曰頡皇

有娥氏之女簡翟也吞

燕卵而生契

史皇產而能書

而見鳥跡知

契生於卵

契母燕卵而生契

史皇產而能書

而見鳥跡知

舊刊下脫過

難也為俊

難也為俊

難也為俊

難也為俊

難也為俊

難也為俊

難也為俊

難也為俊

通雅淮南言禹

可參漏謂滲漏

今之漏耳

大作云非

二本作目

通雅淮南言禹

可參漏謂滲漏

今之漏耳

大作云非

二本作目

通雅淮南言禹

可參漏謂滲漏

今之漏耳

大作云非

二本作目

通雅淮南言禹

可參漏謂滲漏

今之漏耳

大作云非

二本作目

通雅淮南言禹

可參漏謂滲漏

今之漏耳

大作云非

二本作目

通雅淮南言禹

可參漏謂滲漏

今之漏耳

大作云非

二本作目

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奉助四俊之才

難也為俊難也為俊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履水也

也也夫純鈞魚腸劍之始下刑擊則不能斷刺則不

能入純鈞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辟及加之砥礪摩其

鋒則水斷龍舟龍舟也陸剗團犀甲明鏡之始下

刑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

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

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

所不足不足也也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

不足也

也

也

何以知

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鑄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冶刻鑄

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巧曲出於不意也其為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蔡

之幼女衛之稚質推質少也拊閻纂組雜奇彩抑異質

揚赤文拊叩採纂織組邪文如令也禹湯之智不能逮

言不能及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

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

爪後距奮翼攫肆跛行蟻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鬪攫

也肆極也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

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

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力執

也無稟受於外無有下學問受謀慮於外以益其思上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沮

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

曰葦矰矢弋繳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螳知為涇歡貉為曲穴虎

豹有茂草野彘有亢仇背揜撻擗墟虛連比以像宮

室陰以防雨防衛也景以蔽日蔽擁也此亦鳥獸之所以

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僻陋之國僻遠陋也長

於窮櫺櫺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

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

亢獸羣也蒼惡草貌見字典

專室室也小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

作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臣造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為衣易曰黃帝

垂衣裳胡曹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傳曰奚仲為夏

於薛車正封也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

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

其所欲達也遂為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易事

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其所不能萬物至衆而知不

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脩其業

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

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循傳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

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

彈復微攬復微上下手也攬援也援標標拂手若菴滅蒙不失一弦參彈

之明攬撥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攬撥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

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檄敬而後能調劍待砥而

後能利檄檠石也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

檻諸之功木直中繩操以為輪其曲中規隱括之力

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操以成器用唐碧石以玉皆堅鑽之物

句恐局

寧監一作靡覽

又况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  
 移推移猶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搖摩監  
 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  
 端見無外之境以道遙仿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  
 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  
 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  
 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援猶索也籌策得失以觀禍  
 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盡也  
 也立是廢非明亦後人是善也非惡也死有遺業生有榮名

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  
 多不暇日之故偷慢易也夫瘠地之民多有心  
 者勞也心向義之心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饒逸由此  
 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  
 人不自疆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  
 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疆成  
 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  
 於眾也何以明之昔者南策疇耻聖道之獨立於已身  
 淬羣霜露敕朔躑躅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淬浴也

善刊研作跡字  
曲音通散走也  
跡音通莊子天道  
百舍重跡而不散  
自音又研朕也據  
注跡當作跡音  
跡

子迪先生曰置款  
音同莫故明楚官

躑躅履跡趣也不從蹊隧曰跋涉百舍重跡逆不敢休  
故觸犯荆棘南姓策嚙字魯人息百里一舍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聞條  
達曉明冷猶了也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大夫七日不食  
則斃故以七日為極三牲具曰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畧天  
地達通也畧猶數也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也  
見稱譽世傳相此所謂名可疆立者兵與楚戰闔閭  
與楚昭王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  
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  
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言不入兵

因恐運語

足恐走

獵躑字誤

而因軌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  
之才在車曰士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楚申包胥  
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  
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敗於柏舉奔  
隨申包胥於是乃贏糧跣走跋涉谷行贏裹也  
如秦乞師於是乃贏糧跣走跋涉谷行贏裹也  
不及著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高山深谿犯津  
關獵蒙籠歷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胼七日七夜至於  
秦庭犯觸觸津關則倦獵蒙籠之山一曰葛藟所蒙  
荆是也以存鶴跣致而不食書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  
黹梅黑鶴時時立貌言不動不食黹黑其面色欲速請秦救也涕液交集以見

秦王曰吳為封豨脩蛇蠶食上國唐始於楚封脩皆

蛇喻貪也蠶食盡無餘上國中唐始於楚大也豨皆

害也始先也言將以次至秦也寡君失社稷越在

草茅越遠也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連暇啓跪

人作凡非

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

秦大夫子車鍼虎傳曰率車五百乘以救楚凡踰塞

而東武關塞也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

國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

學不可強乎  
致一作知  
舊加疾痛側

功之可彊成者也烈功憲法也夫七尺之形心致憂愁勞苦

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

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輔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蓋聞

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之將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

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

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

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

者不强困倉不盈強功也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專也將

相不强功烈不成侯王懼懼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

駉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

也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通達也言怪物不能驚也喻於道者不

毛詩唯作維

可動以奇喻明也非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耀眩也各虛實

名審於形者不可遜以狀遜敗也世俗之人多尊古

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

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

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雖

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

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官氏子

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觀世無有下知音若子期者絕絃破其琴也惠施死而莊

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惠施宋人仕於梁為惠王相莊子名周宋

蒙縣人作書三十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

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閭丈人說救鼓不給何道之

能明也閭里也敲搗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為之說事老人敲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昔

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

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大夫

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

所以聽者易也易華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罪在聽也以甘

搗作橫非

子迪先生曰取少主取幼無知之主之意也



學而不知道者何以異此

為苦非味之過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為  
 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  
 此未始知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詔謝子唐姑梁問之因藏怒也邯鄲師有  
 出新曲者託之李奇師樂師出猶作也李奇古之名倡也諸人皆爭學  
 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  
 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石  
 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  
 而同今古符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也實是者則貴之合今一也故曰同也無  
 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中心明驗無以聽人說之

子迪先生曰絕側  
 自斷之文謂劍刃之  
 側纏繞之刻文  
 半絕而不全也蓋  
 其角之有贏弱缺  
 如初齒而缺也卷鉞  
 卷曲而需帶也

文選七命注引許  
 慎曰銷生鐵也

舊刊廉下脫隅  
 字

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珍貴之耳  
 近世之事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也 此和氏之所  
 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劍或絕側贏文齧缺卷鉞而  
 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絕無側贏無文齧缺卷鉞  
 為楚頃襄王所服劍故貴人慕而爭帶之琴或撥刺枉撓闕解漏越而稱  
 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撥刺不正也枉撓曲弱也闕解壞漏也越音聲散也  
 託之為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作廟堂也苗山之鉞羊頭之銷  
 雖水斷龍舟陸剽兕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  
 稱子刀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也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隅  
 脩營唐牙莫之鼓也伐山桐以為琴澗之梓以為腹言其鳴音聲有廉隅脩營音

清涼唐猶聲和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

墨陽莫邪美劍名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驛

騶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

濫脇音不私號鐘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

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辯辯別也清

濁之於耳聽濁商也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

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自不識父之顏

故夫孿杏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知猶玉

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

論之敘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

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

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

爲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誠得清明之士

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意玄水也鑑鏡

能自易故能見物言反易也據書明指以示之指畫也雖闔棺亦

不恨矣朝聞道夕死可矣昔晉平公令官爲鐘鐘成而

示師曠師曠曰鐘音不調曠識音故知其不調平

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汝而

渠意更如此豈以古帝王之道不可行耶  
清明一作清白

也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  
 鍾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爲後之有知音  
 者也俞上句作書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謂我  
 者也爲知者施上也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間窮巷之  
 知者何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  
 而五伯立節我誕謾誕謾倨倨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  
 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蠅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  
 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  
 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笄婦人首飾

舊刊嚴志側

穀錫細布紈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籠蒙目  
 視雜佩芝若香草籠蒙冶由笑目流眇治猶笑巧笑  
 詩云美口曾撓奇牙出馱馱葉齟齬齟齬搖口則弱撓昂若  
 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則雖王公大人有嚴  
 是也馱齟齬頰邊文婦人之媚也則雖王公大人有嚴  
 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探怵豫癢心而悅其色矣憚  
 貪欲也癢心煩悶也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汗辱之行  
 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  
 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首鄭袖楚懷王之幸姬  
 繞身若環車輪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曾撓

世說新語

卷之九

三

鼓車平解扶轉周旋更曲意更爲之便媚擬神擬象也身若秋葯被風自

芷香草也被風言其弱也髮若結旌屈而復舒也騁馳若驚馳騁言其疾也木

熙者舉梧檟據句枉木熙戲也舉接也梧檟皆大木句枉曲枝見枉也或作掘

媛自縱好茂葉言舞者若媛不復踐地好生茂木之枝葉龍夭矯燕技拘續言

其若樹如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疏以木舞扶疏條

踞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蕞蒙踊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捷

大極其巧蕞蒙踊躍明其疾也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見其

微妙危險皆爲之損動中心酸酢其足也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舞

者更復徐行衣修擢舞爲後曲也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其人

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絕也言其非能自淹浸有絕眇之強力也

清漸靡使然也淹久也浸清漸於教化久使之是故生

木之長莫見其益柔縱眇勁靡教化使人然也有時而脩砥礪礪監莫見其損有

時而薄日教化亦然也藜藿之生螟螟然日加數

寸不可以爲楹棟榱桷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

可以爲棺舟其大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

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美善也故詩云日就

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

改正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畢

礪監一作磨鑑

通雅卷十蟬蟬蟬  
蟬狀其動也馬融

廣成頌蟬蟬蟬  
蟬物動貌蟬即

軟字淮南子云  
北魏呼柔然爲

蟬蟬北齊書作  
北茹茹

如王卦南島... 改正淮南鴻烈解卷九... 漢河東高誘注... 泰族訓... 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泰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 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 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 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 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踈稽之弗得... 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

改正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

漢河東高誘注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泰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  
 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  
 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  
 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  
 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踈稽之弗得  
 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

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  
 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驎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燧  
 未轉縣燧邊候見虜舉燧轉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  
 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曠  
 未集而魚已噉矣魚潛居知雨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  
 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  
 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  
 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喑法吟者  
 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

玉篇喑張口貌

神一作誠

聖人能神而化  
受有本在焉即  
后之仁必

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住無物而不生故聖  
 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內  
 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  
 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岳  
 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  
 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  
 之與人<sub>有</sub>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  
 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浸有以相蕩也精氣  
 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下不可以筋力致也

智巧即后之法術

舊刊生上脫化字

子迪先生曰玩抗通前漢食貨志注抗訛也謂摧挫也

三年作年非

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  
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  
奚仲不能旅旅部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  
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象象牙也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  
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  
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  
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  
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  
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

聖人神化與天同

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  
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  
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  
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  
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  
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而請雨說也卜筮而決事  
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  
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  
正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

又說天地之神化

木棲作水棲水潛  
竹水潛皆誤  
持策作巢枝倒

漆作榮非

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  
 深林非為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  
 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  
 棲。枝巢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  
 生少。天之道也。故丘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  
 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虱之氣蒸不能生  
 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  
 卵割於陵。蛟龍乳於陵而伏。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  
 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

誠則能化

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  
 漠恬淡。訟繆胸中。訟容也。繆靜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

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  
 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夫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位。

此正聖王之神化  
治要主作王。隱人  
作隱王。

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  
 人無軼民。無勞役無克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  
 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  
 推其誠心。施于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  
 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



惟其誠也

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甕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  
 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  
 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密子  
 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  
 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  
 賈田漁皆讓長而斑白不戴負非法之所能致也夫  
 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  
 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神也  
 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

治要漁作畝空作  
堅正心作人心

又見聖人之神  
化因其自然

以與之施道故摠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  
 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  
 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  
 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也禹鑿龍門  
 關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土草發  
 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  
 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  
 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  
 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

正見因民之化

注要別作班喜作好

可斷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窳木而為舟  
 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  
 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  
 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  
 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哀經哭踊之節故  
 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為之節文者也因其  
 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  
 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  
 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

郵良一作細

匠一作曲

舊刊成雛作為雛非

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  
 旅以習用兵也搜簡車馬也出曰治兵入曰振旅也入學庠序以脩人  
 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  
 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  
 然非得工女煮以熟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  
 之化成雛非慈雌煦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成雛  
 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王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  
 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  
 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

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也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蓄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瘠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論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

舊列立脫以宗

五帝三王之治如此又能通變故求以任而不使其衰

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紀綱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

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雷雨，不惑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

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以為雖有法度，而朱弗

能統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唯聖

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

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

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

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也，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

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姦刻偽書，

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獮

酒作酒非

舊刊書下脫也

字與獮音義未詳  
今據淮南大獮宜  
作獮見周禮庖人職

之具，生肉為鮮，乾肉為獮。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

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

臯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

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

趨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

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

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

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

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

亦聖人之順其  
自然者

尊博通  
幾譏通  
怒怨怨

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  
 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  
 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  
 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  
 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温  
 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  
 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  
 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  
氣定吉凶故鬼樂之失淫樂變至於詩之失愚詩人怒書之

財裁通

舊刊鉤作人一作  
鉤是也

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忒禮尊尊卑尊春秋之  
 失訾春秋賤絕不避王人書人之過相訾也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  
 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  
 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  
 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員輿方轅  
 從衡橫勢施便也駮欲馳服欲步駮駮服車中馬也帶不狀  
 新鉤不狀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  
 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  
 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獲襄公

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

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傳母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春秋大之取其不踰

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

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慝惡也吸陰

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蹂虛輕舉

乘雲遊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

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

放桀武王誅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

誅一作伐

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

越趣同

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

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

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

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

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

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填

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

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

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

聖人不拘于二取其道治而已故能神化

為指輔外  
和其餘而  
聖人不向于

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  
 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  
 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  
 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  
 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  
 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  
 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閱絲數米則煩而無  
 功也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  
 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

法類同

小義一作小藝  
必簡二字衍

詮言訓是作堤詳  
于註可考

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  
 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  
 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義破道小見不達必簡  
 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為故能  
 和道以優遊故能化夫微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  
 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甌甑有是秤  
 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末可以治大也買中  
 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  
 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

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器方中者為簠圓中者為簋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詩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臠獐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政始皇名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趙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

趙音馳說文趙趙久也

正現治在久而不任法任法者有為而不能化

力一作

注天作大非

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伐國逆天之行則時必有犬禍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夜鳴而兵馬起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



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  
 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  
 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  
 肌膚充腸腹供嗜欲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  
 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  
 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  
 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  
 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  
 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

填作埴非

漸一作漸注同  
注水一作水

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  
 也水垢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茨其所決而高  
 之茨積土也使填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雖有腐髓  
 自流漸弗能汙也腐髓骨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  
 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  
 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  
 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擊葉息脉  
 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脉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  
 貴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脩其

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  
 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  
 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  
 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  
 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  
 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  
 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  
 獻公欲伐虞官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  
 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

本木一卦本  
 讀一卦本  
 此卦本

隆作降非

非作門誤

管作墨

而不用越疆而去苟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  
 去故守不待渠塹而固攻不待衝隆而拔得賢之與  
 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瓊  
 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  
 其家窺其戶闐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  
 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耻  
 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  
 義無法不可以為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  
 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為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

文王維南鳥

卷之三

十一

而不能使人為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被劓流血，至難也。然越人為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其皮為龍文，所以為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劓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

舊州越下脫入字注皮上脫其

任法不如任人論至此極矣

上作位惡作憎示之作示人苦作

之高，以為三公，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一縣之高，以為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為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眾，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眾，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

素書正道章有此事大同小異

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者，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王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

此卷大同小異  
去書五章  
舊刊者作也  
作者

治要直大道作興  
大道

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七十說湯而不用於負是負鼎俎調五味進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亂，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

舊刊國下脫民字

樹作德

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  
 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  
 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  
 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  
 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而晉文公樹米而欲生之也曾子架羊  
架連架所猶之為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  
 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  
 汗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  
 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

也行貨賂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  
 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殺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  
 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跡即馳不歸善  
 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  
 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  
 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  
 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  
文侯臣故皆歸於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  
 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

治要知者下作不  
去安為勇者不妄矣

居或從或橫或合眾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  
 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  
 可也猶狗之晝吠鳴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  
 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  
 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可  
 立也知能躋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  
 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  
 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  
 而右吻喉愚者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

吻恐列

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  
 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  
 不回言以信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  
 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  
 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  
 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  
 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  
 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  
 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

此又歸在養身  
上來即前養神  
形與治天下並  
論之意

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未濁其源而清其流者  
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  
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  
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  
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  
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  
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  
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  
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

師起容關至浦水土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  
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  
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  
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鄆鎬之地方  
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  
商容之間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桀毀鼓偃  
五兵縱牛馬擗笏而朝天下百姓譎誣而樂之諸侯  
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  
之粟破九龍之鍾楚為九龍之鞭荆平王之墓荆平

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讐舍昭王之宮吳之入楚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室也昭

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

勇之寇皆方面奮臂而為之鬪當此之時無將卒以

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具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

靈王發乾谿之役與次於乾谿也外內騷動百姓罷

弊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奔疾靈王之兄弟百姓放臂

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也枕塊而死楚國山

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

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

面作命非

此縱已之欲而不能得民者不知養身者也

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隣諸侯失

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鄆百里皆令

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

周大夫使於魯而戎伐之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

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

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弒之行無益於持天

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寘室之中

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

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况開戶發



舊刊見上脫從真  
真三字

又以養身論到  
學上去唯學能  
知道故能治

隔從真真見炤炤乎從真真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  
 又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  
 況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  
 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為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  
 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  
 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  
 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  
 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  
 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

下常作堂非

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  
 無上至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  
 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  
 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  
 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  
 夫物常見則識之常為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  
 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  
 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  
 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

舊刊為作以

為予之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  
 快射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况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  
 難而不懼見煩縲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為樂也豈直  
 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亦戚矣享  
 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為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  
 其為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入教之以儀則喜矣  
 又况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  
 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博不博  
 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

舊刊上博作名誤

學貴知此然而  
 能達于治本后  
 之所言可見  
 非舊刊天人作天下

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  
 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  
 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  
 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  
 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畧矣天之所為禽獸草木人  
 之所為禮節制度構而為官室制而為舟輿是也治之  
 所以為本者仁義也所以為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  
 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  
 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

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為本而殺者為末禽獸之性大者為首而小者為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入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

應前所論歸之于仁義

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倘鞅之弊塞啓之塞之以禁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張儀蘇秦之從衡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從張儀說為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地而全楚地不可以為庸子囊楚大夫地逐走

也庸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

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

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

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

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

思故鄉作為山水之嘔嘔山水之嘔聞者莫不殞涕荆

軻西刺秦王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高漸離宋意為

擊筑竹而謠於易水之上高漸離宋意皆太子丹之

水也聞者莫不瞋目裂眦子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為

子迪先生曰遷趙

王名也趙世家注括

地志云趙王遷墓

在房州房陵縣西

九里

史記別此嘔作謳

曲字衍

商鞅韓申之說

豈所謂治哉以其

其非仁義也

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

不可好也弁冕冠也犬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不

朱絃漏越朱絃練絲漏穿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

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

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

於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

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

鞅申子韓非蘇秦張儀也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

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

極論法制之不如

仁義故聖人不務

務彼而務此

苟一作可

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  
 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  
 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  
 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斲巖之山所  
 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  
 而絕旨酒所以遏流湏之行也師延為平公鼓朝諛  
 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  
 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靈公進新聲平公平公以問  
 靡之樂紂亡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大息而撫之所以防

舊刊上作嗜非延恐涓

使作子非

瑟作琴非

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  
 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實質也巧詐藏於胸中則純  
 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  
 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  
 然後成曲車有勞軼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  
 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  
 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  
 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  
 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中復素故民無

治要創作峭道作  
遵中作也至中復  
素四字作至德樸  
素

匿情商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相坐之法一家有罪

三家吳起為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減爵者敗減宰臣之

祿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

商鞅以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

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

晉獻公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晉獻公得

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

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軍之所獲為捷而子胥

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小白齊桓公重耳奔曹

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

也勾踐棲於會稽脩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為福

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趙襄子再勝謂畏福之為禍

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魯莊公使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桓公

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也蠶

原蠶一歲再收蠶再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

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釋之稻米隨而生者為

為其不以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烹

少實

治要蠶作原字  
典蠶原同再蠶也

舊刊亨作亨非  
治要作烹

文三佳南島川解

卷三

三五

治要聘作姆

所以作可

覺作告舉作禁  
掇作輟傷上有不  
可行者為五字事  
下不作有

舊刊穢作滅穢  
濺通

通雅卷四十一昌羊  
謂之席坑一日素非  
淮上園子曰昌羊去登  
虱印昌浦也

亡作忘非  
大博忌六博  
仁義可不務哉

子婦跪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  
 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統而親迎  
 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  
 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  
 而構仇讐之怨故事不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  
 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  
 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穢愚者惑於小利而忘  
 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人弗庠者為其來蛉窮也狸  
 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為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

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暴者或食兩而路

窮行暴謂大博也或予跣而取勝予跣予對家奇一暴也偷利不可以

為行而智術可以為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

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

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

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

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

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謹堯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

之材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畢給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

材藝畢給治要  
作伎藝畢極

又以仁義用久  
並結本旨

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  
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任  
后勝之計不用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  
淳于越之言也

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改正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畢

改正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  
漢河東高誘注

此淮南自叙也  
而文多牽合較  
班馬自叙不類  
遠甚矣

才纒通

為恐衍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  
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  
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太  
宗純樸太素也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  
之辭博為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  
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



遊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有道應有汜論有詮言有兵畧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北極之氣合為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軫也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也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

按軫眇同音

洽五藏濺箋清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耦通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俶真者窮逐終始之化嬴垺呼有無之精嬴繞匣也垺靡煩也

匣恐匣

字典坤字下引此

又云注羸繞也呼

靡煩也言旋繞煩

瑣皆有無之精諦

也

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審一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之初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

同衆回

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刑十二節，一月為一節，以為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從正月也。始轉於無極，困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入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

通雅卷十二引此  
注請龍作遊龍

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橋掇，橋取也，掇拾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類，宵物似也，衆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入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於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及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鬼，鬼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

聖一作世

舊刊樽作樽非  
注同

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畧衰世古今之變以  
 褒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  
 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道之觀樽止也流道披散也節養  
 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  
 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  
 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提挈也考之參伍所以使  
 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  
 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  
 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

畧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  
 喻斷短為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  
 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  
 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  
 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  
 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  
 者也汜論者所以箴縷繚縷縷也之間縷縷也摺摺先摺  
 恰恰哇唎唎齟齟隅隅之却却隙隙也摺節也揀塞也接徑直施以  
 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

矚睨共从目舊列誤

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矚睨兼稽時勢之變  
 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  
 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  
 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  
 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不  
而為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  
客也之非德不强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  
 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  
 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窅穿鑿百事之壅遏而

通行貫屬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  
 領理人之意懈墮結細說捍搏困搏圍也而以明事  
 埒事者也埒非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  
 反鑽脉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末也分別百  
 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  
 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  
 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為  
 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淨為  
 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

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  
 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  
 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  
 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  
 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  
 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  
 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情性，以館清平之靈，  
 澄徹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  
 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若疑天

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  
 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  
 心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風不鳴條也。黃龍下，鳳巢列樹，  
 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沛  
 應福祥，不歸四海，弗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  
 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  
 後世使知舉錯取捨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  
 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  
 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

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入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汜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畧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

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

周室增以六文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擗窮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絃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墮卷連漫絞紛遠接所以泐汰滌蕩至意泐汰潤也使之無疑竭底滯捲握而

不散也夫江河之腐齒慈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押山川去也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姚挾至也姚皆姚光也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泐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歛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酒康梁耽樂也沉酒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也作為炮烙之刑剗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

世累殺戮

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

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

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為周陳陰符兵謀也

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

索薄賦。薄，少也。賦，兵也。躬擐甲胄，擐，貫也。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

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

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

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

之夾，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

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為殷後，使管蔡

監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

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

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

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

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

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

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悅，易也。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



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纁雷垂以為民先別河

而道九岐別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為九以入海也鑿江而通九路江水通則

為辟五湖使水辟人而相從也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積

積音喟濡不給音玄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

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

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線也齊

國之地東負海而北漳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

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

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

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辨別也作為路寢之

臺族鑄大鐘族聚也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大鐘聲似雷震雉應而响

也鳴也一朝用三千鍾鍾十斛也贛賜也一朝梁丘據

子家噲導於左右二人者公臣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

世之時六國諸侯谿與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

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

子力征爭權勝者為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

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

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墩敲民險而介於大

叔與法備典屬  
治廢不怠也

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  
 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  
 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狼荒也  
 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  
 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  
 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  
 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謂也觀天地之象、通古今  
 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  
 風、以儲與扈治、儲與猶攝業也  
治廣大也玄眇之中、精搖靡覽、

楚人謂精進為精  
搖靡小皆覽之棄其畛挈、楚人謂澤濁為畛挈其淑靜、以  
 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  
 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  
 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窳緩也  
布之天下雖大不窳也



改正淮南鴻烈解卷第二十一 大尾

浪花書林

炭屋五郎兵衛

敦賀屋九兵衛

秋田屋太右衛門

河内屋茂兵衛

寛政十戊午四月

景林

人 壘

